

金代北京路的军事战争

□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宁 波

摘 要 正隆年间,海陵王南侵伐宋,在全国范围内强制签军,这一措施遭到契丹人的强烈反对,导致北京路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契丹人大起义。随着蒙古高原诸部族势力日渐强大,为维护北方边境安全,金朝采取了积极防御的策略,增加北京路军事守戍力量,派遣夹谷清臣、完颜襄、宗浩北伐,对蒙古诸部进行了血腥镇压。

关键词 金代 北京路 军事战争

中图分类号 G27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4-8-29

北京路是金王朝西北边境地区的军事重镇,女真统治者于临潢、泰州屯戍重兵防御蒙古高原诸部侵扰,管领边境地带诸部族。诸部族虽在名义上臣属金朝,却时叛时降,归附时遵守职责,入纳方物,反叛时寇抄边境,北京路地区的起义,战事始终未曾间断。因此要研究金朝的地方部族制度状况及女真与蒙古高原诸部关系,这一问题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一、北京路契丹、奚人大起义

正隆年间,海陵王南侵伐宋,在全国范围内强制签军,这一措施遭到契丹人的强烈反对,成为正隆、大定年间契丹人大起义的导火索。海陵正隆六年(1161)四月,西北路契丹人首先发动起义,不久即蔓延至北京路,“契丹部族大抵皆叛”^{[1]P2021}。

据《金史》卷133《移刺窝斡传》载:“西北路接近邻国,世世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系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1]P2894}这段史料表明,契丹人并非逃避征兵义务,而是因为契丹人世代与北方游牧诸部族抗衡,若将契丹丁壮悉数签军南征,契丹妇女老幼就会遭受北方游牧部族的掳掠。契丹人以防御北方邻族侵扰为由,请求免征,使者燥合并未上奏,仍旧强行征兵,导致西北路招讨司译史契丹人撒八率契丹人掀起叛乱,北京路地区契丹人亦纷纷响应。

辟沙河千户十哥等与前招讨使完颜麻泼杀乌古迪烈招讨使乌林答蒲卢虎,带领所部趋西北路,与撒八合兵。海陵派遣枢密使仆散忽土、西京留守萧怀忠领兵一万与右卫将军萧秃剌合兵镇压起义军,但

均以失败告终,退回临潢^{[2]P79}。撒八自知实力尚小,恐不可支,“谋归于大石,乃率众沿龙驹河西出”^{[1]P2850}。仆散忽土、萧怀忠与萧秃剌合兵追至龙驹河(今克鲁伦河)上,不及还军。海陵怒杀三人及北京留守萧禧。

在西进途中,起义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一部分主张投奔西辽,一部分以括里、扎八为首的南投于宋,曾参加宋军夺取宿州战役,并在宋廷支持下,坚持抗金斗争^{[2]P24},另一部分则主张东迁至辽西驻营,继续与金兵战斗。史载“撒八既西行,而旧居山前者皆不欲往,伪署六院节度使移刺窝斡、兵官陈家杀撒八、执老和尚、李特补等。至是,窝斡始自为都元帅,陈家为都监,拥众东还,至临潢府东南新罗寨。”^{[1]P2851}

大定二年(1162),为镇压契丹大起义,世宗组织了讨伐军,从南、北、东三面夹击^{[2]P97}。派遣元帅左都监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完颜骨只救临潢,及至临潢,窝斡已经解围率众北攻泰州,泰州节度使乌里雅率被窝斡击败,起义军乘胜攻取泰州,“城中震骇,莫敢出战”^{[1]P2852}。六月,世宗派仆散忠义镇压起义军,七月追击叛军至北京大定府,九月“窝斡败于陷泉,入奚中,诏良弼佩金牌及银牌四,往北京招抚奚、契丹”^{[1]P290}。至此,历时一年半左右的契丹人叛乱才被镇压下去^{[2]P73}。世宗采取讨伐与招抚相结合的措施,平定了海陵时期迟迟未能解决的契丹叛乱问题。《金史》卷44《兵志》:“及大定初,窝斡既平,乃散契丹隶诸猛安谋克。”^{[1]P94}

《金史》卷88《完颜守道传》载,大定二年(1162)因契丹余党未附者尚众,北京、临潢、泰州民不安,派遣完颜守道“佩金符往安抚之,给群牧马千匹,以备军用。守道招致契丹骨迭聂合等内附,民以宁息”^{[1]P957}。

的变革,出现了“学位证书”,义庄宗族对不同的学位证书奖励不同,并要求证书要照录一份以存祠,并设有胙册,作为发给奖金的依据。清末,余姚朱氏义庄在绍兴府建立了供族中子弟应考时暂住的公寓,叫做试寓,并订立了《试寓规条》,这也是规范性的文书档案。

2. 奖惩文书档案 家训族规、义庄规条,这些主要是对义庄族众进行伦理道德、品行言行教化与管理,并世代相传的文书档案。此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形成了多种奖惩文书档案。如劝惩簿、劝惩牌,“月书功过,以为善善、恶恶之戒”,“造二牌,一刻‘劝’字,一刻‘惩’字”,“何人有何功,何人有何过,既上劝惩簿,更上牌中”^{[2]P26}。除此之外,为褒扬先进和劝诫后世,对道德高洁、遵循风化之人立传传颂,而对那些行为不轨、有伤风化、损害宗族利益者,则记录于副谱之上,情节十分严重者则削谱出族。

3. 思想教化类文书档案 其实就是家训家规,它们或被写在家谱上,或单独成册,并定期诵读。如浦江郑氏在四月一日有“明谱会”,“集家众……令子弟第一人朗读谱图一过,曰明谱会,圆揖而退”,“每旦,击钟二十四声,家众俱兴……令未冠子弟朗诵男女训戒之辞”^{[2]P54}。

总之,义庄宗族作为一个复杂的组织机构,土地和人口是其两大命脉。行政管理类文书档案,记录着义庄宗族最为根本的、赖以生存的信息,是一切活动得以开展、管理得以进行的基础,是宗族权力的记录与依据,为义庄宗族的运行提供根基。经济类文书档案对于钱粮的记录,是义庄宗族得以发展的动力,义庄所谓的贍给、救济,实际上是一种以钱粮等物质为条件的经济“控制”,以达到加强族众向心力、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家国家秩序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义庄经济类的文书档案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凭证和管理作用。而文化类文书档案,在对族人的思想教化、行为举止上都影响深远。在义庄的“尊祖敬宗、睦宗收族”过程中,义庄规条、劝惩簿、奖惩牌等文书档案更是功不可没。要言之,不管于公于私,义庄宗族文书档案在“以家固国”,稳定社会秩序,宣扬伦理教化,促进宗族长远发展以及传承家本位文化传统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作用。

参考文献

- [1]严桂夫.徽州文书档案[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 [2]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情报学专业档案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大定四年(1164)九月己丑,世宗谓宰臣曰:“北京、懿州(辽宁阜新东北一百零八里塔营子屯古城)、临潢等路尝经契丹寇掠,平、薊二州近复蝗旱,百姓艰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为奴,朕甚闵之。可速遣使阅实其数,出内库物赎之。”^{[1]34}说明北京大定府、临潢府、辽西懿州等地契丹、奚人多参与叛乱。

世宗大定五年(1165)将乌古敌烈招讨司改为东北路招讨司,东北路招讨司的治所由庞葛城迁至泰州(旧泰州)。东北路招讨司的内徙意味着北京路西北边防线的后撤,大大削弱了契丹人防御北方游牧部族的作用。大定二十年(1180)九月,蒲速碗群牧老忽谋反。明昌六年(1195)“胡里纥亦叛,啸聚北京、临潢之间”^{[1]2088}。承安元年(1196)11月,“特满群牧契丹陀锁、德寿反”^{[1]240},攻占信州(辽宁铁岭县),建元“身圣”。起义军号称数十万,其后复攻取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进犯懿州(今辽宁省阜新附近),声震远近各地。金朝全力讨伐契丹叛乱,“泰州军”约用半年时间平定了叛乱。

《金史》卷94《瑶里李迭传》记载:“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李迭为先锋副统,进军至龙驹河,受围,会襄引大军至,得解。后授镇宁军节度使,以六群牧人叛,改宁昌军。李迭为都统,领步骑万次懿州,敌数万来逆战,兵势甚张,李迭亲陷阵,奋力鏖击却之,身中二创,捷闻,迁一官。承安二年(1197),乱军千余出没剽掠锦、懿间,李迭追败之,复获所掠,悉还本户。”^{[1]2095 2160}契丹人的叛乱在乱军中引起连锁反应,承安二年(1197)出没于锦州、懿州间的千余乱军也被瑶里李迭击败。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移诸乱居之近京地,抚慰之”^{[1]2090}。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帝大发兵,侵西北诸乱生番也,邻接(北边)”,次年“诸乱还归,因赏不均,皆叛北归”^{[1]288}。

二、北京路对蒙古诸部的战事

1.海陵、世宗时期北京路的战事。为防御北方诸游牧部族由兴安岭西向东推进。贞元元年(1153)十二月癸卯,“命西京路统军挾懶、西北路招讨萧怀忠、临潢府总管马和尚、乌古迪烈招讨斜野等北巡”^{[1]101}。从临潢府与乌古迪烈招讨司均出兵北征表明,当时与蒙古诸部战争规模巨大、程度激烈。正隆三年(1158)“徙临潢、咸平路、毕沙河等三猛安,屯戍斡卢速”^{[1]967}。斡卢速《金史·内族襄传》记载,明昌元年(1190)完颜充进军的斡鲁速城,约在大盐冻以北。说明海陵时期临潢路猛安就曾至大盐冻以北屯驻。金世宗大定初年即在泰州、临潢接境区域修筑边堡,派兵长期驻守。大定五年(1165)正月,世宗下“诏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大定十七年(1177)又有在泰州、临潢等路段置堡戍,分段施工的诏令。大定二十年(1180)四月,增筑泰州临潢府等路边堡屋宇。到大定二十一年(1181),金世宗以东北路内的堡障参差不齐,派遣大理司直蒲察张家奴去泰州、临潢等地统筹规划令大规模开工,“增筑泰州、临潢府等路边堡及屋宇”^{[1]81}。北京路内对蒙古诸部的战事与东北路界壕的修筑是交错进行的。

2.章宗时期北京路的战事。

(1)夹谷清臣与完颜襄北伐。章宗时期对北方蒙古诸部族扰边,采取了积极防御的策略。明昌三年以后,逐渐增加北京路戍守兵力。明昌三年(1192)七月,“诏增北边军千二百人,分置诸堡”^{[1]22}。五年(1194)二月癸丑,“命宣徽使移刺敏、户部主事赤盏实理哥相视北边营屯,经画长久之计……”九月又“命上京等九路并诸抹及纥等处选军三万,俟来春调发,仍命诸路并北阻卜以六年夏会兵临潢”^{[1]32}。从章宗明昌五年九月北阻卜能够欣然出兵与金军协同作战来看,北阻卜已臣属金朝处于金廷羁縻统治之下。

明昌六年(1195)“会北边屡有警”^{[1]102},夹谷清臣北伐与扰边部

族先战于临潢。史载“时有事北边,左丞相夹谷清臣行省于临潢,檄为副统。会敌人临潢,梅和尚暨护卫辟合土等领军逆击之。敌积阵以待,梅和尚直捣其阵,杀伤甚众。”^{[1]264}赵秉文《滏水集》卷6《登巢云楼诗》:“烽火三年戍,沙陀几战场?予自甘薄宦,与子各舒方。塞木销春色,高楼倾夕阳。如闻洗兵马,失喜向临潢。”诗文乃答友人之作,所谓“烽火”、“战场”当指临潢之役。

明昌六年(1195)十一月,完颜襄带领行省事自中都前往临潢。史载“时左丞相夹谷清臣北御边,措画乖方,属边事急,命襄代将其众,佩金牌,便宜从事。”^{[1]2088}在襄任职期间,北京、临潢之间发生叛乱,“时胡里纥亦叛,啸聚北京、临潢之间。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临潢”^{[1]2088}。同年十二月,率领驸马都尉仆散揆等挥师进军大盐冻。“复遣右卫将军完颜充进军斡鲁速城,欲屯守,俟隙进兵。绘图以闻,议者异同,即召面论,厚赐遣还。”^{[1]2088}

《金史》卷10《章宗纪二》承安元年正月条记载,“大盐冻群牧使移刺睹为广吉剌部兵所败,死之”^{[1]238}。《金史》卷94《完颜安国传》也将此事系于章宗承安元年,“承安元年,大盐冻之战,杀获甚众”^{[1]2094}。可见西北大盐冻战事自明昌六年一直持续至承安元年初。

(2)宗浩北伐。章宗即位后,“北方有警”,命令北京留守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朝廷发上京等路军万人以戍。宗浩以粮储未备,且度敌未敢动,遂分其军就食隆、肇间。是冬,果无警。”^{[1]2073}承安三年(1198)二月,斜出掩其所获羊马物资内附。因请就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北京路以为阻塞。由完颜襄督视,宗浩行省事,“军民并役,又募饥民以佣即事,五旬而毕”^{[1]2090}。

不久,广吉剌部胁迫诸部屡次入塞侵扰,宗浩上奏请求乘暮春其马体弱时出击,章宗同意宗浩提出“先破广吉剌,然后提兵北灭阻卜”的计划,诏谕宗浩曰“将征北部,固卿之诚,更宜加意,毋致后悔”,命宗浩率军北伐。《金史》卷94《瑶里李迭传》记载,承安三年(1198)其“从同判大睦亲府事宗浩为左翼都统,战移密河,胜,战骨堡子西,杀获甚众”^{[1]2096}。可知宗浩北伐的时间应在承安三年。

《金史》卷93《宗浩传》对这次战役有详细记述:“……撒入敌境,广吉剌果降,遂征其兵万四千骑,驰报以待。宗浩北进,命人齐三十日粮,报撤会于移米河(今伊敏河)共击敌,而所遣人误入婆速火部,由是东军失期。宗浩前军至武里葛山(今特穆根山),遇山只昆所统石鲁、浑滩两部,击走之,斩首千二百级,俘生口车畜甚众。进至呼歇水(今辉河),敌势大蹙,于是合底忻部长白古带、山只昆部长胡必刺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诺,谕而释之。胡必刺因言,所部迪列士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讨之。乃移军趋移米,与迪列士遇,击之,斩首三百级,赴水死者十四五,获牛羊万二千,车帐皆是。合底忻等恐大军至,西渡移米,弃辎重遁去。撒与广吉剌部长忒里虎追蹙及之,于窠里不水(今达兰鄂罗木河)纵击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斩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余人,获驼马牛羊不可胜计。军还,婆速火乞内属,并请置吏。上优诏褒谕,迁光禄大夫,以所获马六千置牧以处之。”^{[1]2073}从宗浩对广吉剌、山只昆、合底忻、婆速火、撒里诸部的征伐,可知这一时期蒙古诸部对金朝的侵扰频繁,金朝与蒙古高原诸部关系异常紧张。终金一世,女真统治者试图采用羁縻制度对边境游牧部族进行管理之举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 [1]脱脱.金史[M].中华书局,1975.
- [2]张博泉.金史简编[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 [3]宇文懋昭.大金国志[M].崔文印校证,中华书局,1986.
- [4]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M].金启琮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 [5]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M].李东源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